

## 新民晚报

在论教育的名言中,我特别喜欢这一句俏皮话: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,剩下的才是教育。



## 剩下的才是教育

周国平

爱因斯坦和怀特海都说过这个意思的话。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,怀特海是大哲学家,两人都是智力活动的大师。凡智力活动的大师,正因为从自己身上亲知了智力活动的性质和规律,因此皆深通教育之真谛。他们都是出色的自我教育者,而教育的道理不过是他们自我教育的经验的举一反三罢了。

兴趣因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东西,二是后来因为不断重温而得到了巩固的东西。属于后者的,例如在生活和阅读中经常遇见的语言文字,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。事实正是这样:任何具体的知识,倘若不用,是很容易忘记的,倘若需要,又是很容易在书中查到的,而用得多了,记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所以,让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背诵具体的知识,即吃力又无必要,而且说到底没有多大价值。

据我所见,没有一个大师是把知识当作教育的目标的。他们当然都是热爱知识、拥有知识的人,但是他们一致认定,在教育中有比知识重要得多、根本得多的东西,那个东西才是目标。

那么,那个应该剩下的配称为教育的东西是什么呢?依我看,就是两种能力,一是快乐学习的能力,二是自主学习的能力。教育的目标,第一要让学生喜欢学习,对知识充满兴趣,第二要让学生善于学习,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。一个学生在总体上对人类知识怀有热烈的向往和浓厚的兴趣,又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,既有积极的动力,

又有合理的方法,他就是一个智力素质高的学生。这样的学生,日后一定会自己不断地去拓展知识的范围,并朝某一个方向纵深发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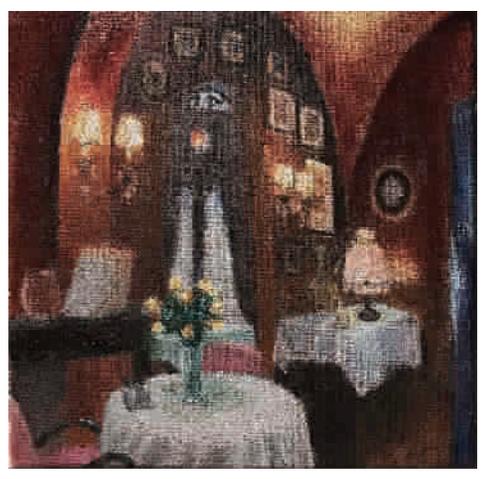
学习是一辈子的事,学校教育仅是一生学习的开端,即使读到了研究生毕业,情况仍是如此。然而,我们看到的现实是,许多人一走出校门,学习就停止了,此后最多是被动地接受一些职业的培训。检验一个人的学校教育是否合格,最可靠的尺度是看他走出校门后能否坚持自主学习。大学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,可是,一个人取得了本科乃至研究生的学历和文凭,并不就算是知识分子了。惟有真正品尝到了智力活动的快乐,从此养成了智力活动的习惯,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,再也改不掉学习、思考、研究的习惯了,这样一个人,我们方可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。我如此定义知识分子:一个热爱智力生活的人,一个智力活动几乎成了本能的人。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文凭和职业无关。据我所见,各个领域里的有作为者,都一定是自觉的终身学习者和思考者。

知识的学习仍有相当的重要性,问题是要摆正其位置,使之服从于培养智力活动习惯这个主要目标。在这一点上,中学阶段的任务格外艰难。怀特海如此划分智力发展的阶段:小学是浪漫阶段,中学是精确阶段,大学是综合运用阶段;小学和大学都自由,中学则必须是自由从属于纪律。在全世界,中学生和中学老师都是最辛苦的,因为无论从年龄的特征来说,还是从教学的顺序来说,中学都是最适合于奠定文理知识基础的阶段,知识的灌输最为密集。但是,惟因如此,就更有必要十分讲究教材的编写和教学的方法,以求最大限度地引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兴趣。

怀特海说:在中学,学生伏案于课业,进了大学,就要站起来环顾周围了。是的,大学是自由阶段。那么,像我们这样,学生在中学里被应试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,现在终于卸下重负,可以尽情地玩了,这就是自由吗?显然不是。怀特海说的自由,是指在大学的学习中,具体知识退居次要地位,最重要的是透彻理解所学专业原理——不是用文字叙述的原理,而是渗透入你的身心的原理,知识的细节消

失在原理之中,知识的增长成为越来越无意识的过程。这是一个饱满的心智在某个知识领域里的自由,其前提正是对人类知识的一般兴趣和对所专业的特殊兴趣。倘若一个学生没有这两种兴趣,只是凭考分糊里糊涂进了某个专业,他当然与这样的自由无缘了。

最后回到那句名言,我们可以说:假如你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,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剩下,你就是白受了教育。想一想我们今日的教育,白受了教育的蒙昧人何其多也。当然,责任不在学生,至少主要不在学生。



小花咖啡馆的雅座 (油画) 徐音

到日本,喜欢看一些老店。东京浅草寺附近有家银铺,在二楼,一个小梯上去,不太好找,不过这次在街边有银器教室等告示,有广告招徕之意。这家铺子是受东京地方文化财资助扶持的。铺子还是以前的格局,梯子上去右手一间是作坊,左手一间外面是展示间,里面是休息场所。店主人的记事本上还有我们上次留的名字地址电话,边上还注了所购之物和价格。不过有点失望,上次嵌金纯银茶叶罐已经不见,我中意的碗底嵌黄金小太阳图案的纯银小酒碗也没有。总的感觉店中高

金泽一家黑田香铺的白檀香佳,店主老说就是京都也没这个味。它还是家历史悠久的汉方药铺,以前为加贺藩服务。店主老

因为原料问题,卖完也就没有了。在岐阜一家茶叶铺买了一个纯锡茶叶罐,店主问装罐的木盒要不要清洁一下,因为时间紧,又觉得旧色的木盒没什么不好,表示不要。店主神情失落。当同伴也买一个时,店主不再征求意见,径自用电刨把木盒刨得光亮一新。这种近于强迫症的服务精神令人印象深刻。

## 老店

卞建林

太个子不高,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,一面滔滔不绝。店中一味汉方药六神丸,调理心脏,成分是麝香、牛黄、蟾酥、牛胆、人参末、沉香。像油菜籽那样大小的

感觉上日本的老店要比国内多。不过这些店有的在失去特色,有的难以继,有的保持执着的服务精神。在互联网和现代商业的背景下,老店也在渐渐隐去。

170粒,售价一万日元。店主老说这药是天然原料,不是人工合成原料。买后当场含吃四粒,又苦又麻,药味持久,以至到鱼市场吃生蚝还是满嘴苦味。柜台中还有精寿和回春仙两种汉方药,一阵激动,不过店主老说,我上次看到的黄金制的菊花带留等还在,可见销得不是很畅。

我曾经卖过这药。就是六神丸, 陈日旭

## 新村里的老宅

徐芳



我对曾经坐落在阜新路的本地人住宅,想念已久。宅位于菜园之后(有叶菜,也种瓜果),我们称其为“东郭”。但不知是因为种冬瓜(其实也种西瓜),以讹传讹的缘故,或者是对路东头郭家的一种叫法?

最靠路边的是一座很老的老宅,可能建成于几百多年前。一带屋宇,形迹近于自然村,也许在村子落成前与落成后,这里曾有过多条蜿蜒于江南的小河弯弯——从建造选址与朝向,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

女同学娃娃(小名)的家宅旁,其他一些老住宅,如偏厦和后宅,那时已被拆掉一些,几层高的各色楼房,就在原处“拔地”而起。

整体看,坐落新村其中的“老窝”,却犹如一排洁白新牙上的一颗黑牙,似乎破了相——实际上却没人会想到,是老相被新相破了。不破不立,有人当面这样拍马屁——关于如雨后春笋的新楼群。

关于如雨后被挖笋的黑平房——那是几座剩下的布局凌乱的宅子,有各种侧翼与延伸部分。“老相”貌似由青砖黑瓦共同构成,多数墙皮已经剥落了又剥落,时间之手,在层层剥笋。而老宅和新房们挤在一起,却仿佛离群索居,落落寡欢,只被一个布满荆棘与杂物的院落所环绕。院中央是一口水井,水井盖上有手摇柄和系麻绳的吊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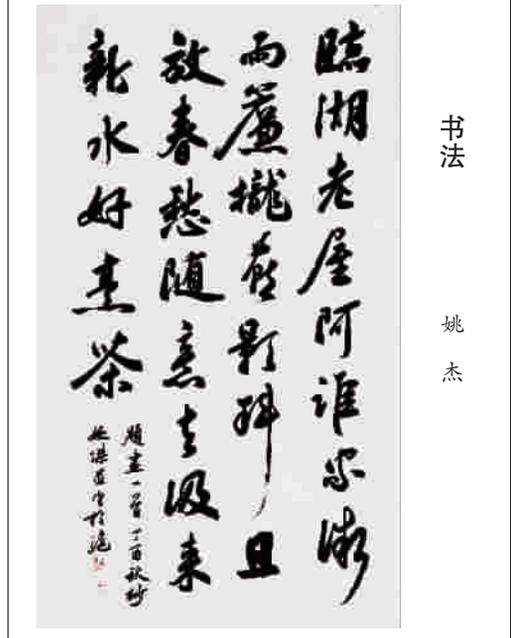
木板窗终日紧闭,却常年开着门,门口有人或坐或站,或进进出出。柴门与老宅之间的石板小径上,恣意生长着野菊花、草梗、草根。偶尔可见荆棘上吊挂着几件衬衣、汗衫、大裤衩和毛巾之类,那似乎也是生活向阳的迹象。

那些崭新的方房子,建在修葺完好的“花园”包围中。其中一个花园里,甚至还有景观,配有假山、水池和露台。却用枪篱笆围得严严实实,那就是鞍山七村小学,大门开在鞍山七村里,里外,完完全全是一派田园风光。

救我!”“大阿姐”终于看清了粪坑里的“小阿弟”,转身竟逃得那么快!他是一身臭烘烘,被一根木棍拖上来的,却从此再也摆脱不了“一只羊,一只羊……”的故事,妄中说妄疑非妄,也许这辈子,他在梦中会永远喊着:“一只羊,一只羊……”

可能会有一个男孩和一只羊,突然出现在眼前。我的一个同学,刚从同

说了这么多,就为了老房拆迁,我们约了娃娃,说一起去上海逛逛……“那是个什么鬼地方?”娃娃的老爹反对,他当年已过半



书法

姚杰

百,据说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……也在这里出生,看那旧窗旧柜旧床。当看见我们进屋,他招呼的声音洪大,却听不太真——有回声,是的,有些不太清楚地清晰表明了老房之老。可是,他的确认为这里不是上海,但也没有必要去上海,而去上海;他家据说是

在明朝时从南通迁来安住——这样的乡下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——真正的上海了。

京剧大师梅兰芳画过两幅扇面《梅竹清幽图》。一幅艳丽,画两只鸟雀栖息在梅枝上,梅花灿烂,竹叶搭配,题识云:“梅竹清幽处,珍禽自在鸣。仿梦白师画法,为行三先生教正。梅兰芳画。”钤“缀玉轩”朱文印。另一幅素雅,也画两只鸟雀栖息

在梅枝上,梅花开在枝头,几根修竹长在梅树旁边,款识云:“梅竹清幽处,珍禽自在鸣。丁亥孟夏以应瑶卿先生教正,梅兰芳。”钤“梅兰芳”白文印。两幅画有同有异,都一再提到“清幽”二字。环境的清幽固然重要,更重要的是心境的清幽。

清幽 陈迅

大凡去中山公园游玩过的朋友,一定会对公园里的经典景点印象深刻。其中,位于公园中部北侧,被列为“中山公园十二景观”之一、颇具英伦特色的白色大理石亭(景称“石亭夕照”),一定会让游客记忆犹新。

曹家渡,距中山公园不远,大半生里,已记不清多少次踏进公园大门。每每进园,我脑海里就会涌出与石亭接触的故事……

时光的列车进入新世纪,其时,我已退休,也正是街道合唱队的成员。记得有一年“五一”节,长宁区的文艺巡演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举行。不用说,这正是从公园有大理石亭最佳“舞台”考虑的。

我于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于沪西曹家渡,距中山公园不远,大半生里,已记不清多少次踏进公园大门。每每进园,我脑海里就会涌出与石亭接触的故事……

孩童时,我在父母带领下开启了认识中山公园的启蒙时代。来到公园中部的大草坪,就可走近一座别致洋气的大理石亭。家父说,这石亭是英国人造的,亭的柱子、石阶、地坪及顶部花架等全都用白色大理石筑成。我还看到,正面的东西两侧,分别有两根高大立柱;走上台阶,宽大的地坪后背有两个石龛,各置有身负花环的大理石西洋女神一尊;亭的正面两边立有一对形如大理石的大理石花盆,内可栽植四时花卉;石亭的中央后壁,又筑成凹入的半圆形券廊,壁上有3个拱形镂空之处,可隐约瞥见绿化茂盛;建筑后背古木参天;那两侧的石栏杆,就像积木搭起般整齐排列。哦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这石亭仿佛童话世界。

表演完毕,歌友们自然少不了趁彩妆未卸,三五组队,以大理石亭及紫藤天棚为背景,迅速用手机拍下“倩影”。由景生情,大诗人李白的诗句涌上心头:“紫藤挂云木,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,香风留美人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,每逢“六一”儿童节,公园对红领巾中免费开放。因为公园的后门(今称2号门)就在梵皇渡路(今万航渡路)上的圣约翰大学(今华东政法大学)对面,于是我与邻里小伙伴就沿此近路进园去玩,走走带跑,不消10来分钟便可到达。进得园林,除了攀假山、钻石洞、过小桥外,必到大理石亭嬉戏一番,或摩挲石壁,或雀跃石阶。

时值芳草如茵,新篁吐翠的春天,那石亭顶部用大理石条架空的观花植物——紫藤花缠绕绽放,花冠呈蝴蝶形,紫或浅紫的淡雅花色,十分美丽可人;花序又大而下垂,层层叠叠,灿若云霞,显出迷人风采。各单位男女歌唱队员排列在紫藤架下,石阶亭前,怎不心旷神怡,一抒歌喉呢?只听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,相机记录下珍贵镜头。

通体白色的中山公园大理石亭,在草木蓊郁的绿色掩映下,尤为生动显眼。它以英国式自然造园风格为主,但也融入了中国园林艺术之精华,可谓中西合璧,动静兼备。如今,沧桑百年,亭韵犹存,引人幽思。于此,镶嵌在遗韵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一块“优秀历史建筑”铭牌赫然在目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光荣应征入伍,高三全班同学到中山公园为我送行。大家约好,集中地点选在公园最宽

可阅读的建筑

明起刊登一组《影协是个家》,敬请关注。

## 中山公园石亭遗韵

陈日旭

## 十日谈

责编:史佳林